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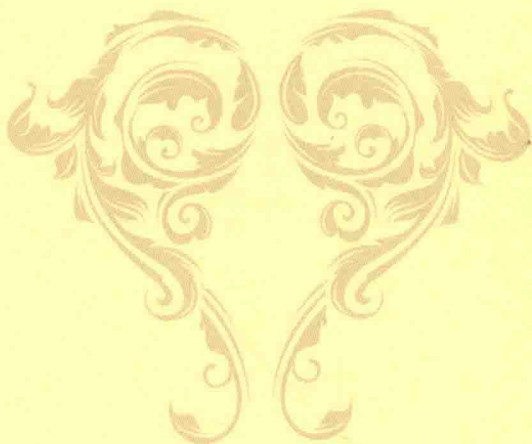
总主编◎高继海 杨朝军

社会转型时期的审美建构

薇拉·凯瑟的印象主义美学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During Transitional Period
On the Aesthetics of Willa Cather's
Literary Impressionism

孙晓青◎著



科学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系列丛书 总主编 高继海 杨朝军

社会转型时期的审美建构

——薇拉·凯瑟的印象主义美学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During Transitional Period
—On the Aesthetics of Willa Cather's Literary Impressionism

孙晓青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有关凯瑟作品的评论中鲜有针对凯瑟的文体和主题广泛而系统的研究。凯瑟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不仅仅在于文学方面的艺术造诣，还在于她的小说所折射出的深沉的情感。凯瑟并不是在作品中说教布道，而是通过丰富的情感来传递道德能量，利用恰当的形式建造一个深沉的情感世界，而情感世界建构的方式与其表达方式相得益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时期的审美建构：薇拉·凯瑟的印象主义美学/孙晓青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3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系列丛书/高继海，杨朝军主编)

ISBN 978-7-03-043585-9

I. ①社… II. ①孙… III. ① 凯瑟，W. (1873~1947) — 小说评论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4096 号

责任编辑：阎 莉 常春娥 / 责任校对：蒋 萍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铭轩堂

联系电话：010-6401 9007 电子邮箱：changchune@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A5 (890×1240)

201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6 1/4

字数：210 000

定价：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丛 书 序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与河南大学同岁，1912 年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迄今已有百年的办学历史。现设有英语、翻译、俄语、日语、德语、法语 6 个本科专业，拥有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的英语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高级英语”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团队为国家级教学团队，外国语言文学为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英语专业连续多年跻身全国专业排行榜 A++ 行列。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目前的在校本科生总数为 852 人，在校硕士研究生 360 余人，在校博士研究生 18 人，另有博士后进站人员 10 余人。现有教职工 106 人，其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32 人，博士生导师 12 人，硕士生导师 36 人。拥有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英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美文学、翻译理论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并主办有《外文研究》学术期刊。

一百多年来，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的教职工生秉承河南大学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殚智竭诚，筚路蓝缕，涌现出张今、刘炳善、吴雪莉、徐盛桓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其关于认知语言学、莎学、语用学的研究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功能语言学、文体学、英汉语言对比、翻译理论、俄罗斯语言文学等方向的研究在国内居于前列。

按照十八大“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可持续发展”的科教战略，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进一步完善了学科布局，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使得学院学术研究空前繁盛，近五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 360 多篇，出版教材和著作 50 余部；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9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6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和教学奖励 24 项。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

我们决定推出这套《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系列丛书》，旨在展现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的最新研究成果，向学界汇报我们的研究发现。

这套丛书的组织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学科的覆盖面较为广泛，涉及文学、语言学和翻译等研究领域。文学方面有探讨文学批评原理的，如吕长发教授的著作；也有关于具体的文学理论流派的，如薛玉凤教授的创伤文学研究、孙晓青老师的印象主义研究、张玉红老师的民俗文学批评研究、张璟慧老师的现象学精神分析研究等；还有文学史料的研究成果，如李巧慧老师的《尤利西斯》出版史料研究等。涉及语言学的研究涵盖英语、汉语和俄语，均是利用当代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如杨朝军教授关于形式和功能关系的探讨、李香玲老师的认知研究、王志坚老师的俄语被动句语义研究、刘倩老师的心智哲学研究、庄会彬老师的现代汉语否定现象的句法研究等。涉及翻译的作品有侯健老师关于中国典籍翻译的方法论思考和薛凌老师关于理雅各《左传》英译的研究等。

这套丛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涉及不同的年龄阶段，可以说是老中青结合，反映了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学术传统，例如博士生导师吕长发教授已经是74岁高龄但仍然笔耕不辍，杨朝军教授和薛玉凤教授则是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而其他作者皆为近几年涌现出来的青年才俊，他们学识渊博、风华正茂、成果丰硕，是当代外语界学者们的一个缩影。

最后想要说明的是，著作编撰难免有学术或技术上的问题，恳请各位同仁能够不吝指正。同时学院代表这套丛书的所有作者，向在背后默默付出的科学出版社的阎莉编辑和常春娥编辑表示谢忱！

总主编

2014年9月于河南大学外语楼

前 言

本书主要从薇拉·凯瑟的写作题材和风格两方面分析其审美建构。

“人诗意地栖居”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境界，来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人充满劳绩，但还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海德格尔 2004：15）海德格尔借诠释荷尔德林的诗来解读存在。显而易见，海德格尔的这一个“存在”，不是物质的“存在”，“为神建造一个家”，在他的语境里，无疑是追求精神上的“存在”。“诗意”指的是诗所具有的核心价值（当然并非“诗歌”才具有“诗意”），这种价值就是代表着人的精神活动的最高构成部分即审美。审美是人性的自我完善方式，它可以使人生成并进一步得到完善。诗意是一种人类审美创造性劳动而出现的情感氛围，一种生命的理性化状态。对所有向往自由的灵魂来说，诗意栖居的渴望是无法泯灭的，它既体现着生活的终极意义，也是对日常生活精神的要求。薇拉·凯瑟（1873~1947）作品正是探索了诗意栖居这一主题。

“筑造的本质是让栖居。”（海德格尔 1996：118）海德格尔的《筑·居·思》从哲学的角度剖析了建造、居住的关系。其核心论点是，栖居不是建造的自然结果，只有当建造活动整合了地、天、神、人的关系时才创造了栖居。人生天地间，或者人住在天地间，只要他不破坏天地间的自由，他的生活或居住就具有神性，就是在按照神意而生活和居住，就具有意义。这里的神并不指任何宗教，而是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具有神圣性的生活。

凯瑟 50 年的写作历程主要处于美国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传统美德被工业社会急速吞噬的时代。凯瑟见证了拓荒时代与工业社会的鲜明对比，对循规从众、精神匮乏的社会甚为担忧，对那些安于承袭父辈辛苦

创下的物质财富，并以此洋洋自得、慵懒度日的行为痛心不已。她对这样蒙昧麻木的授受行为鄙夷不屑、悲观失望，并将之视作瘟疫，认为它会侵蚀和影响更多的美国人。人们荒芜的精神世界、空虚的思想意识及其导致的缺陷不仅威胁到国家的兴盛，也困扰着凯瑟。在她看来，世人已变成了物质的奴仆，消费对人们来说不再是手段，而成了最终目的，购买与占有变成非理性的、强迫性的活动，使用时得到的享受、幸福和满足降为次要的事情。很多人越来越成为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沉浸在物化的状态中，成为纯粹的感官经验主义者。这种状态的结果是他们的一切活动、一切行为均以对物质的追逐与占有为目标与尺度，自身降格为商品，其随之而来是人的世界全方面的物化、功利化，本质上成为物质世界的附庸。整个社会正从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所需要的社会，变成了物质上不断得到满足，精神上却得不到发展的单向度社会。凯瑟深感商业化的社会使人性中丧失了诗性和高品位的审美灵性，人变成了深谙算计、追求效用和实惠、贪图物欲享受的生灵。在世俗的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越有高尚理想与精神追求的人所体验到的失落感也就越强烈。生命无从回味，灵魂无从升腾，在虚无之中游荡。这种空虚是一种最为痛苦的精神状态，此时的心灵被销蚀了全部的生命力，处于孤独和无助之中，在精神的沙漠中疲惫地游荡而找不到温馨的精神家园。这种精神危机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在一切都物质化、功能化时代里安身立命之所的丧失，失去了面向虚无一跃以找回本真本己的力量，只能在精神困顿的夜半时刻感受到诗意的缺失。这种失落意味着信仰、意义、价值、理想等神圣性的丧失，意味着向善向美的动力的失去，意味着人自身人格完整性的消失，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远遁。整个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是一个没有友人的家，即是说，这家缺少这样一位家之友，它能以同样的方式并以同等的力量既倾心于从技术上被建造起来的世界之厦，又倾心于作为家（供更为原始的栖居之用的家）的世界。”（海德格尔 1992：170）

对凯瑟来说，艺术乃是其终极一生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神圣事业，她毕生的文学生涯都是为践行她的艺术追求。然而，艺术在她的眼中从来不缺乏道德审美特质，也不是海市蜃楼般脱离现实的幻景。实际上，民族道德是她小说所涉及的重要层面。她是艺术家，而更为令人钦佩的是，她首先是一位有道德心的艺术家。她认识到美国社会历史的缺失，这像一个线索一样指引她去挖掘更为深刻的过去。回望辉煌拓荒时日里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凯瑟重申她所珍视的道德准则。在凯瑟看来只有通过艺术这种高级表现形式，一个作家才能完全展现其内心渴求，尤其是在美国传统道德被现代工业化社会极速吞噬的时代，她的担忧时时迫近，她的信念更是热忱如初，她始终信奉人对自己对社会都具有精神上的责任感的信条，并坚信每个人只要关注人类存在的现实问题，就应该为寻求积极的价值观而努力。为此，凯瑟致力于为那些对现代社会迷茫困惑和毫无精神寄托的人们建造一座精神家园。相较于善变的现实世界，她更信赖鼓舞人心的过去所拥有的牢不可摧的美德，她呼吁人们回归和重温拓荒时代的精神和可贵品质。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凯瑟成功地将她内心珍视的传统价值观充分地展露在她的作品中。

凯瑟创作时期是美国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是美国经济稳步上升时期，也是各种意识形态更迭频繁、社会矛盾凸显并激化的巨变时期。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拓荒运动已近尾声，可以说凯瑟的作品是在拓荒文化和都市文化交汇碰撞、现代性步步紧逼的大背景下写成的。在凯瑟的笔下，往昔是美好的，它意味着秩序与安定，孕育了脚踏实地的创造精神，体现了真诚友善的人际关系，造就出德才兼备的人才。但这一切就像旧宅和古印第安文明一样，成为逝去的过去，只能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在凯瑟看来，拓荒者的耕耘与收获是永恒的，是值得去讴歌的，遗憾的是拓荒时代永远逝去了，在拜金主义的新时代，一切都瞬息万变，只有对金钱的追求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而这是最为凯瑟鄙视与憎恶的。正如一个评论家

评说的：“拓荒时代的结束对于凯瑟来说意味着所有旧的美德的消失，她不能够相信在一个以账房标准为唯一标准的文明里，在一个以掠夺他人为习性的文明里，在一个只有社会性的以示炫耀的报酬而没有个人的精神收获的文明里，还会有什么新的美德。（Ambrose 1978：155）凯瑟处于新旧时代交替时期，传统诗意结构中作为超越者的价值道德已被放逐，真实的生活底蕴已被抽空。凯瑟的创作表明如果人作为筑居者仅耕耘建屋，由此而羁旅在天穹下大地上，那么人并非栖居着。仅当人是在诗化地承纳尺规之意义上筑居之时，他方可使筑居为筑居。的确，栖居不是占有住房，不是劳作和功名利禄，与娱乐消遣乃至装修装饰的美化活动也无涉，真正的栖居困境不在于住房匮乏，而在于必须学会栖居，在于如何根据栖居而筑生活。

有关凯瑟作品的研究中鲜有针对凯瑟的文体和主题广泛而系统的研究。凯瑟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不仅仅在于文学方面的艺术造诣，还在于她的小说所折射出的深沉的情感。凯瑟并不是在作品中说教布道，而是通过丰富的情感来传递道德能量，利用恰当的形式建造一个深沉的情感世界，而情感世界建构的方式与其表达方式相得益彰。

对凯瑟来说，现实是纯粹感觉的综合体，被知觉所调节、而演变为印象，作品成为其主观印象的载体。因此，气氛或意境在创作中变成极其重要的元素。印象主义不仅仅是凯瑟暗示现实的方式，还是达成某种艺术效果的方式，意味着作者最高价值取向。凯瑟充满充沛情感的审美建构，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读者在阅读其作品时，会明显感到情节叙事因素的淡化，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情感因素。尽管情节叙事在小说中仍然存在，但它已经不构成小说的主要意义内容和结构内容，而成了表达主体情感所必需的依托和手段。她用印象主义的技巧重建那些孩提时代在内布拉斯加州时的“印象”，正是那些“印象”成为她最负盛名佳作的写作基础。这种印象主义手法一方面避免了浪漫主义不着边际的幻想和追随读者欣赏趣味的被动倾向，也避免了某些现实主义作品机

机械模仿现实作出的毫无说服力道德说教的弊端。凯瑟把想象与情感氛围艺术化地结合在一起，寓教于审美之中。这种浪漫主义的灵活娱乐性与现实主义的指导作用的结合使其作品步入一个新的发展空间，体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点。凯瑟丹青妙笔描绘出的如诗如画的窗外风景体现了其追求精神美及心灵美的道德价值主题，

拓荒时代逐渐退出美国历史舞台，而凯瑟正是潜心创作这一时期作品的杰出代表。她始终坚守人们正面积极的美德，如勤奋务实、锐意进取、乐观向上、理想主义、忠诚等等。在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美国步入以现代生产方式为依托的工业时代，而传统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开始被物质主义所取代，在传统价值在现代工业化的美国失去其立足之地的关键时刻，凯瑟一直在探寻道德价值的真谛。回顾往昔岁月，凯瑟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她重申了自己所珍视的道德标准，她将自己的素材赋予道德评价，并通过透彻的洞察力与深沉的情感赋予小说以个人的价值信仰，为后人留下对现代生活的思索与反省。

孙晓青

2015年2月

目 录

丛书序	i
前言	iii
第一章 凯瑟的文学创作	1
第一节 印象主义绘画	6
第二节 文学印象主义	13
第二章 凯瑟和文学印象主义	21
第一节 凯瑟与印象主义	21
第二节 窗子的类比	33
第三章 凯瑟的题材选择	46
第一节 凯瑟的艺术追求	48
第二节 题材的选择	49
第四章 作品构思	62
第一节 印象的表达	63
一、简化	65
二、《我的安东妮亚》中的印象：情感的自然流动	78
第二节 并置的运用	88
一、《教授的住宅》中的并置手法	92
二、《教授的住宅》中故事情节的空间化处理	103
第三节 内视角的画面	108
一、《我的安东妮亚》中的第一人称	113

二、《一个迷途的女人》的有限视角	118
第五章 色彩的运用	130
第一节 凯瑟作品中色彩的运用	134
第二节 《啊，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妮亚》中的情感色彩	142
第六章 信念追求	154
参考文献	163

第一章

凯瑟的文学创作

薇拉·凯瑟（1873—1947），1923 年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近些年来受到越来越多评论家的评论和关注，有关其批评和研究也纷至沓来，凯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焦点，有关其研究的论著不断涌现，每年大概平均有 60 篇文章和若干相关研究专著问世”（Rosowski 1990: 131）。有关凯瑟作品的评论如此浩繁，那些试图去统计的评论习惯上根据研究的不同理论流派去分类。随着评论家对凯瑟及其作品评论的日渐增多，同时引起了对她评论反映的质的提高。随着发现“凯瑟清晰、简单质朴的风格，对于各种学术理论而言，是一个适宜开发的领域”（Rosowski 1990: 131），凯瑟作品的方方面面被给予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未言明之事”^①不断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因此有必要对研究凯瑟所使用的不同理论框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早期的多数评论家认为凯瑟是“拓荒时代的讴歌者，她对逝去的英雄般的过去怀念备至，她的书写简单清晰，读起来自然通顺，不需要费力去思考”。“她的叙述风格，就好比是在安静地做实验。小说中的背景是一望无际、风景如画的大平原，以至于她经常被看作是一个善于使用地方色彩来

① “未言明之事”来自凯瑟的《不带家具的小说》一文，原意是表达她的创作理念，她写道：“在字里行间可以感知却无法具体指明的创作是一种难以解释的不可言说的存在，一种可以感知却听不到的弦外之音，一种可回味的情感，是小说、戏剧还有诗歌最优秀的品质。”该词语是凯瑟取自法国象征诗人梅里美的文学主张“直接为事物命名将破坏诗歌美感的四分之三，艺术的目的在于一点点地展示灵魂”。大部分凯瑟评论根据自己的文学主张挖掘文本背后“未言明之事”的意义，特别是女权主义者根据该词臆猜凯瑟的同性恋倾向。

创作的作家，或者是普通的写实主义者”（Middleton 1990: 19）。早期的凯瑟被认为是一个普通的现实主义作家、乡村民俗作家。正如华莱士·史蒂芬所说：“凯瑟花那么多工夫掩饰自己，这样一来很容易让读者低估她的优秀作品”（Murphy 1984: 2）。直到20世纪60年代，评论家们才开始致力于揭示凯瑟作品的复杂性并展示其作品的优秀品质。研究凯瑟的专著《同情的天分》于1962年出版，代表着在凯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神话评论。这本书认为凯瑟小说包含三个基本主题：“当代和古代的拓荒精神；物质主义对拓荒精神的威胁；艺术家的本质”（Bloom & Lillian 1962: x）。《薇拉·凯瑟的想象力》（1975）、《薇拉·凯瑟和经典神话》（1990）和《圣火：薇拉·凯瑟的小说循环》（1994）这几本专著深入分析了凯瑟小说中作为意象和象征的意义，这极大地拓宽了凯瑟评论的视角。《危险旅程：薇拉·凯瑟的浪漫主义》（1936）一书研究了凯瑟的浪漫主义，是一本极具开创性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苏珊·罗索斯基通过把凯瑟的作品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做比较，认为凯瑟的作品“运用了一种清晰和传统的浪漫主义风格，这种浪漫主义的影响对凯瑟是极为重要的”（Rosowski 1986: ix）。

很多评论把凯瑟归类为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评论家希望利用凯瑟来完善她们所提出的理论，如女性的无私，女性是养育者、是奉献者。凯瑟本身也是一位卓尔不凡的女性，她的成功和妇女运动的发展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然而事实证明凯瑟并不喜欢女性身上的标签，她通常用带有负面情绪的话去评论其他的女性作家：“有时我奇怪为什么上帝偏偏喜欢把天资赋予到女性身上，而女作家们通常无法驾驭上帝赐予的天赋”（Robinson 1983: 56）。凯瑟认为女作家喜欢说教，她把这一点视为她们小说中的瑕疵（Gerber 1995: 139）。凯瑟在谈论女作家的时候一直用“她们”这个字眼，因为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认为“她们”的成功只是因为她们选择按照一种她们所被期待的方式来写作而已（Robinson 1983: 57）。而对于凯瑟而言，寻求一种个人的认同感一直都是很重要的追求。

女同性恋的分析在凯瑟评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很多学者对凯瑟女同性恋身份的定位,是建立在凯瑟和其他女性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有学者指出,在凯瑟的很多小说中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身份不明朗。赫尔迈厄尼·李在《薇拉·凯瑟:双重生活》(1989)一书中指出:凯瑟使用男性叙述者的角度去“从凯瑟自己的性别认同感出发,掩饰自己作为女同性恋的倾向”(Lee 1989: 153)。在《薇拉·凯瑟:新声音》(1978)这本专著中,作者莎伦·奥布莱恩认为在凯瑟的早期作品中充满了同性恋身份的矛盾,即凯瑟的女同性恋本性和她潜意识接受的社会传统之间的矛盾,凯瑟在后期的作品中解决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然而帕特里克·肖在《薇拉·凯瑟和艺术:重审凯瑟的创造性想象力》(1992)一书中认为,凯瑟从未解决性别模糊的问题,她的小说是“一个刻意地去掩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凯瑟费尽周折地掩盖但却不经意间揭示了她同性恋身份的事实。对凯瑟来说,她的致命敌人通常是她自己。在这场心理战中表现了她的悲剧性的一面,也展现了她小说的力量”(Shaw 1992: 10)。

近年来,凯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生态批评。2003年《凯瑟研究》年鉴关注到了凯瑟的生态想象力。凯瑟研究专家罗素斯基用生态批评的视角介绍了这本评论集,认为凯瑟需要被重新定义为一位这样的作者:“深刻认同某些地方,这些地方塑造了凯瑟,凯瑟也在作品中反复提到过这些地方”(Rosowski 2003: x)。评论集中的作者们在一种生态批评的框架下重读了凯瑟的作品,关注到凯瑟作品中很多有关大自然的环境描写方面的写作。近年来,评论也已经开始注意到凯瑟作品中的现代主义特征。詹姆斯·伍德莱斯在《薇拉·凯瑟:文学生活》(1978)中简要地讨论了薇拉作品中的现代主义。乔·安·米德尔顿在《薇拉·凯瑟的现代主义》(1990)一书中认为,“尽管凯瑟跟那些称之为‘现代主义作家’的巨擘人物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特点,但是她与这些作家之间的相似点却常常被严重地忽略”(Middleton 1990: 10)。米德尔顿的研究重点放在凯瑟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中那些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相似关联上。

到目前为止，凯瑟的声誉在稳步上升。学者和评论家收集材料阐释凯瑟创作的丰富性，阐释凯瑟使用地方题材表达深沉的主题，揭示隐藏在显而易见的简单事物背后的复杂性，他们认为凯瑟具有“不同寻常范围和深度的……想象力”（Rosowski 1986: x）。自从凯瑟的首次译作《啊，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妮亚》于1983年在中国被翻译出版以来，有关其作品的评论文章也随之大量问世，很多研究生撰写了研究凯瑟作品的论文，各类文章从有关凯瑟的不同角度研究不同的主题，这些文章几乎在中国所有的文学期刊中都可以找到。然而，据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迄今在中国对凯瑟及其作品进行研究的专著还较少。^①

本书在此对凯瑟评论的概括具有典型性而非囊括全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都被用来分析凯瑟的想象力。正如琼·阿科切拉所评论的那样“美国文学继往开来，各种流派纷至沓来：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心理小说、社会小说到政治小说，凯瑟却不属于它们中的任何一类”（Acocella 2000: 71）。“无论凯瑟是被视为一位美国偶像作家、一位女同性恋者抑或是保守的共和党成员，或者被认为是一个严谨刻板的新闻工作者，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反现代主义者、拓荒时代的挽歌者，凯瑟在美国文学史上都难以完全归属于某一类，她的小说难以归类”（Bennett 1989: 140）。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对凯瑟小说的认知，已经从对其匆匆一瞥，到仔细审视其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风格。从不同视角对凯瑟的阐释在继续进行着，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凯瑟得到越来越多评论家的认可，凯瑟研究也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文学研究中心。所有这些对凯瑟的评论和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启发性。然而，尽管凯瑟作品中的文学印象主义特点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探索凯瑟文学印象主义方面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即便是有学者在文学

① 目前国内见到的研究凯瑟的专著只有两本。一本是《包容与排斥——薇拉·凯瑟小说的美国主题研究》，作者许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该书主要通过《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教授的住宅》及《死神来迎大主教》4部小说分析了凯瑟的美国化主题，客观分析了她在美国化历史语境中所发出的声音及她对美国民族性的思考，探索了凯瑟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另一本是《薇拉·凯瑟的记忆书写研究》，作者李莉，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该书对构成凯瑟创作主体的8部长篇，几个重要的短篇，以及作者的传记、书信和访谈录进行研究，剖析凯瑟成长创作历程及她文本记忆的社会框架。

印象主义的框架下来研究凯瑟的小说，此类研究也是凤毛麟角、浅尝辄止。华伦·弗兰奇把凯瑟和印象派画家联系在一起，因为“可以肯定的是，从莫奈到马蒂斯这些艺术家所做的大量努力，都在致力于‘去除框架’的束缚，他们的绘画不拘泥于画布，摆脱19世纪中叶画家繁复琐碎的绘画风格，这正如薇拉·凯瑟在《不带家具的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年轻的小说家们正在试图摆脱巴尔扎克小说的影响”（French 1974: 238）。在《薇拉·凯瑟的想象力》（1975）一书中，戴维·斯道克指出凯瑟小说中的情感“摒弃了自私的美国梦，转向了感知世界的丰富多彩。凯瑟的小说视艺术为一种和人民大众、某个地方或某个事件产生共鸣的过程”。斯道克认为凯瑟的小说具有田园诗或者田园诗艺术的风格，因为田园诗抒发情感且精描细画，试图去唤醒特殊的情感，从而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Stouck 1975: 36）。约翰·墨菲在《我的安东妮亚：归乡之路》（1989）一书中指出，考虑到凯瑟在谈及印象派画家作品和风景画家作品时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凯瑟在自己的创作中大量运用印象派画家风格来描绘风景也就不足为奇了（Murphy 1984: 51）。墨菲还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印象主义视觉艺术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凯瑟在其作品中所使用的“精心设计的，过滤意识的方法”（Murphy 1989: 233）。阿萨德在其文章《凯瑟对光的使用：一种印象主义者的声调》（1996）中认为，“凯瑟研究通常支持这种概念：她的作品跟印象派艺术有着诸多共同点”（Rosowski 1996: 267）。然而这些研究注意到凯瑟与印象主义有很紧密关联性的同时却没有继续深入探究个中关系。

在阅读凯瑟的小说时，读者经常会感受到凯瑟小说带来的那种强烈的情感反应，即便在很熟悉她的作品的情况下，这种情感回应也久久萦绕于怀。凯瑟质朴自然的语言呈现出如画般的风景世界，这些画面引发了丰富多彩的气氛和情感。凯瑟的小说能给人以历久不衰的力量源自何处？凯瑟选择这样去创作是出于什么目的？凯瑟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安排她的写作素材？这些正是本书试图去回答的问题。其实，凯瑟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她生命画卷中的回忆，她的叙述方法、她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她对环境氛围的强